

# 野生动物要“进城” 我们该怎么办？

近期，15头亚洲象一路北上进入昆明市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闯入村庄，一丘之貉在上海一些小区“落户”。面对这些现象，我们不得不思考：野生动物“进城”有哪些新动向？两者如何共存？记者走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探索城市野生动物管理的王放教授团队，一起寻找答案。

## 城里来了不少“动物居民”

在上海，一场关于“动物居民”的调查正在进行。12个调查区域、300个红外相机专门为野生动物而设，在上海市林业局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王放团队希望通过一两年的跟踪观察，得到城市野生动物管理的示范方案。

“城市里的野生动物，不只是保护那么简单。”王放研究发现，部分野生物种在城市的数量快速增加，分布范围也在扩大。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貉为例，2015年，上海在40余个小区发现了貉的身影，到2020年，上海有貉的小区数量达到150余个，增长超过2倍。

“动物居民”增多后，人与动物的接触和冲突相应增多。研究表明，每公顷的貉在2只以下时，人们几乎不会感受到貉的存在，但当这一数字超过5只时，就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据统计，2020年，上海12315关于野生动物扰民的投

诉达到千条左右，其中有人被貉的排泄物和噪声困扰，也有人被貉惊吓。除了貉，市民还对于蝙蝠的存在感到不安，2021年又出现了针对赤腹松鼠毁坏花园等情形的投诉。

与此同时，貉的习性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从独居到群体活动，从昼伏夜出到昼夜都活动，从怕人到主动接近人。“最大的改变是它们对人和人类世界的态度。”王放说，“貉过去隔着三四米远看到人马上就跑，但如果出现主动投喂等行为，它们会主动追着人要食物，也有可能惊扰到老人和儿童。”

貉在上海的变化，与野生动物在全球其他城市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王放举例说：“比如欧洲的赤狐、美国的美洲黑熊和浣熊，都呈现出了快速城市化的特点，貉的变化方向是我们能预料到的，但变化速度之快让我们吃惊。”

## 它们为什么会“离家进城”？

野生动物为什么要离开原本生存的环境进入城市？王放认为，野生动物的世界处在快速变化过程中。上海的貉出现明显变化，西双版纳的大象一路“象”北……为什么是这个物种在这个城市出现？随机因素占的比重很大，但值得关注的是，随机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迁移是野生动物的本能需求，没人能把野生动物限制在保护区里，动物迁移目的包括但不限于食物、水源、配偶、躲避天敌、寻找更好的栖息地。

“然而大家容易忽视的是，当栖息地变得破碎之后，很多动物失去了迁移的机会和迁移的能力，再次恢复迁移行为往往需要几十年去探索重建。包括亚洲象在内，很多物种都在经历这个过程中，它们

会试错、会冲突、会跑到看起来‘不该去’的地方，但是这些过程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王放说。

其次，相比于荒野和城乡接合部，城市环境的恢复速度更快。截至2020年底，上海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高达40%，不仅有大面积的森林和湿地，还有街心花园、口袋公园等小而美的生态区域。这时候，城市会像一个热点，把周边的动物吸引过来。

最后，城市的环境给一些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貉、松鼠、黄鼠狼等动物的生活方式非常灵活，它们善于根据城市的特点调整，城市里没有天敌，只要能适应城市生活和人类，它们就几乎不会遇到威胁。

## 如何在冲撞中共存？

野生动物“进城”，城市居民会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好奇，到不满，再到各退一点逐渐习惯，城市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会形成新的秩序，人们离生物多样性也会比以前更近一点。

在不妨碍社会正常运行的情况之下，城市野生动物的多样性是需要保护的。截至目前，各地政府和市民都对野生动物“进城”保持着很大程度的容忍，不仅帮助闯入村庄的东北虎回归山野，还承受了大象“观光”造成的数百万元经济损失。

但也不排除必要时采取适当的干预举措。据王放介绍，2020年7月，上海市

一个小区的数十只貉群体性行为失常，造成很大干扰。为此，上海市开出了第一张野生动物狩猎证，将小区内的貉捕捉后安全转移到了野外环境。

王放还表示，解决野生动物“进城”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做好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保留城市缓冲带，尽量减少野生动物与城市的直接冲突。

“城市首先是人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城市野生动物管理永远没有最优方案，冲突会一直存在。不管多好的制度，都需要持续调整，进行可持续地管理。在这方面，上海等城市做出了大量探索，经验异常珍贵。”王放说。

# 象群继续在晋宁夕阳乡活动 离群独象距象群10公里

6月8日，本报记者从北迁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获悉，截至8日17时，北迁象群总体朝西南方向迂回迁移1.8公里，持续在晋宁区夕阳乡活动。离群独象移动至象群东北方向，直线距离约10公里。目前，人象平安。但现场持续雷阵雨，监测防控困难，安全风险加大。

省级指挥部协调指导北迁象群临近县区全面开展布防，协调安宁、易门提前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协调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增派亚洲象监测员到现地配合开展

监测工作。

现场指挥部当日共投入应急处置人员及警力775余人次，出动应急车辆304辆、无人机16架，疏散群众，确保沿途群众和象群安全。晋宁、易门指挥部密切监控象群动态，研判迁移路线，通过实施隔离围挡、道路管制等措施，继续引导向西南迁移。晋宁、安宁指挥部地空配合，合力封控，紧急疏散周边村寨群众，严防离群独象入村入户肇事带来的安全风险。

本报记者 杨质高

## 如何避免“人象冲突” 非洲兄弟来支招



2015年8月6日，在肯尼亚内罗毕市郊的“大象孤儿院”，一头小象准备喝水。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 摄

近日上演的“连续剧”《大象去哪儿》掀起全民围观热潮。在网络上，各方围绕这一路“逛吃”的“大象旅行团”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和科普，形成一堂生动的生态文明教育课。这场“全民观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思考，不伤害、不冲突是人们的普遍共识。

在万里之遥的非洲大陆，人象如何和谐共存也一直是道难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大象毁坏农作物和基础设施，以及造成人员伤亡。多年来与大象“斗智斗勇”的非洲兄弟，总结出了不少避免“人象冲突”的经验。

### 辣椒赶大象

由于非洲象对辣椒气味较为敏感，坦桑尼亚的农民会在农田周围的篱笆上抹辣椒油或辣椒水，悬挂浸辣椒油的绳子来驱赶大象。有些农民干脆就种植辣椒。

在博茨瓦纳，当地农民还将辣椒粉和新鲜象粪或牛粪混合制成辣椒砖，点燃砖块后用烟雾“辣”跑大象。

### 蜜蜂来帮忙

科学家发现，当大象惹恼蜜蜂时，这种勇敢的小昆虫就会专拣大象脆弱的眼睛、耳朵和鼻子蛰，这让平日天不怕地不怕的庞然大物痛苦不堪，但又无计可施。

在坦桑尼亚等国，一些农民利用非洲象惧怕蜜蜂的特点，在农田四周搭建“蜂箱围栏”。

他们将木制蜂箱挂在木头支架上，支架和支架之间相隔一定距离，中间利用铁丝将蜂箱串接起来形成围栏。这样每当有大象想要硬闯农田而晃动铁丝时，附近

的蜂箱也会一同晃动，蜂箱内的蜜蜂便会倾巢而出。

### 给大象搬家

由于大象栖息地承载力有限，一些非洲国家通过将大象转移安置等方式管理大象数量，以缓解某个保护区内“象满为患”的情况。

自2002年以来，安哥拉东南部的大象为躲避战火，陆续来到博茨瓦纳避难。去年11月，博茨瓦纳政府宣布遣返数千头大象，以降低本地大象密度。目前，博茨瓦纳正在修建迁徙通道，帮助这些大象安全到达安哥拉。

### 建造饮水点

此前，有云南村民拍到象群进入院子后用鼻子拧开水龙头喝水的视频，在网上一度引发热议。经过一番科普学习，网友了解到大象的鼻子是“万能工具”，凭借灵敏的嗅觉可以察觉到数公里以外的水源。

鉴于大象会为寻找水源而迁徙，纳米比亚的村民在远离村庄的地方为大象建造专属饮水点，从而与大象保持距离。

### 拥抱高科技

不少非洲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还通过给大象佩戴电子项圈等方式建立大象定位和预警系统。

当项圈监测到大象离开栖息地，即可触发预警，并上报精确定位信息，方便野保机构及时干预，减少大象侵入造成的人员损伤和财产损失。同时，这些长期记录的位置及轨迹信息，也将为研究大象的栖息地和活动习性提供精确数据。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